

北史

第一函
第十冊

北史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昱弟愔

愔弟津

燕子獻

鄭頤

楊敷

子素

孫玄威

素子約

約從叔異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

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

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

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

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

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漢北擊蠕蠕

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

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

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後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

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恆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

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
必望風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承業
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恆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
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
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
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
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
侃手曰朕停卿蓄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
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
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尙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
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

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尔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
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
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
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尔朱兆等
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尙書正黃門以濟河
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
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竝鑄
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莊帝將圖尔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
咸預其謀尔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
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
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入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

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竝侍
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
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
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
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
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
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
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
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
曰竝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
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

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
千餘家大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
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
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厭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
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
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
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尙書
刑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
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
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
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

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
州因脩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
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
尙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
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
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
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
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昱入洛椿
子昱爲顯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竝從駕河內爲
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
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
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

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尙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誠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察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恆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

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
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
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
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
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
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
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
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間構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
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
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
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
間言語終不敢輒尔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

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尙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干

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尔
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
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
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
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傅陵崔楷以忠諫免
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尙書令王肅除楊州刺史出頓
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
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
道隆則從其隆道沔則從其沔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
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
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

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尔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楊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竝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竝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夜

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义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义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尙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

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柰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鏹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

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尔朱氏微服入洛爲尔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贈太尉公錄尙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恆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仲宣贈尙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